

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

客隱游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眡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游

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，曰：「寡人得如鵠之飛，視天下如芥也。」客有隱游者聞之，作木鵠而獻王。王曰：「此有形無用者也。夫作無用之器，世之奸民也。」召隱游，欲加刑焉。隱游曰：「大王知有用之用，未悟無用之用也。今臣請為大王翔之。」乃取而騎焉，遂翻然飛去，莫知所之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天毒國道人

燕昭王七年，沐骨之國來朝，則申毒國之一名也。有道術人名屍羅。問其年，云：「百四十歲。」荷錫持瓶，云：「發其國五年，乃至燕都。」喜炫惑之術。於其指端，出浮圖十層，高三尺，乃諸天神仙，巧麗物絕。列幢蓋鼓舞，繞塔而行，人皆長五六分，歌唱之音，如真人矣。屍羅噴水為氛霧，暗數里間。俄而復吹為疾風，氛霧皆止。又吹指上浮圖，漸入雲裡。又於左耳出青龍，右耳出白虎。始入之時，才一二寸，稍至八九尺。俄而風至雲起，即以一手揮之，即龍虎皆入耳中。又張口向日，則見人乘羽蓋，駕螭、鵠，直入於口內。復以手抑胸上，而聞衣袖之中，轟轟雷聲。更張口，則向見羽蓋、螭、鵠，相隨從口中而出。屍羅常坐日中，漸漸覺其形小，或化為老叟，或變為嬰兒，倏忽而死，香氣盈室，時有清風來，吹之更生，如向之形。咒術炫惑，神怪無窮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騫霄國畫工

秦始皇元年。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。使含丹青以漱地，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；刻石為百獸之形，毛髮宛若真矣。皆銘其臆前，記以年月。工人以絹畫地。方寸之內，寫四瀆五嶽列國之圖。又為龍鳳，騫翥若飛。皆不得作目，作必飛走也。始皇嗟曰：「刻畫之形，何能飛走。」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，旬日則失之，不知何所在。山澤人云：「見二白虎，各無一眼，相隨而行，毛色形相，異於常見者。」至明年，西方獻兩白虎，皆無一眼。始皇發檻視之，疑是先所失者，乃刺殺之，檢其臆前，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營陵人

漢北海營陵有道人，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。其同郡，婦死已數年，聞而往見之曰：「願令我一見亡婦，死不恨矣。」道人曰：「卿可往見之。若聞鼓聲，即出勿留。」乃語其相見之術。於是與婦言語悲喜，恩情如生。良久，聞鼓聲，恨恨不能得往。當出戶時，奄忽其衣裙戶間，掣絕而去。至後歲餘，此人身亡。室家葬之，開塚，見婦棺蓋下有衣裾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扶婁國人

南垂有扶婁之國。其人善能機巧變化，易形改服，大則興雲霧，小則入纖毫。綴金玉毛羽為衣服。能吐雲噴火，鼓腹則如雷霆之聲。或為巨象、獅子、龍、蛇、犬、馬之狀。或為虎口中生人，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，宛轉屈曲於指間。人形或長數分，或複數寸，神怪倏忽，炫（炫原作佳。據明抄本改。）麗於時。樂府皆傳此伎，至末（末原作宋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猶學焉，得粗得精，代代不絕，乃俗謂之婆侯伎，則扶婁之音訛耳。（出《拾遺記》）

徐登

閩中有徐登者，女子化為丈夫。與東陽趙 並善方術。時遭兵亂，相遇於溪，各矜其所能。登先禁溪水為不流，次禁枯柳為生梯。二人相視而笑。登年長，師事之。後登身故，東入長安。百姓未知笑而不應，屋亦不損。又嘗臨水求渡，船人不許。乃張蓋坐中，長嘯呼風，亂流而濟。於是百姓敬服，從者如歸。長安令惡而殺之。民立祠於永寧，而蚊蚋不能入。（出《水經》）

周眡奴

魏時，尋陽縣北山中蠻人，有術，能使人化作虎。毛色爪身悉如真虎。鄉人周眡有一奴，使人入山伐薪。奴有婦及妹，亦與俱行。既至山，奴語二人云：「汝且上高樹去，我欲有所為。」如其言。既而入草，須臾，一大黃斑虎從草山，奮越哮吼，甚為可畏。二人大怖。良久還草中，少時復還為人，語二人：「歸家慎勿道。」後遂向等輩說之。周尋復之，乃以醇酒飲之，令熟醉。使人解其衣服，乃身體事事祥視，了無異。唯於髻發中得一紙，畫作虎，虎邊有符，周密取錄之。奴既喚醒，問之。見事已露，遂具說本末，云：「先嘗於蠻中告羅，有一蠻師雲有此符，以三尺布，一斗米，一隻雞，一斗酒，受得此法。」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趙侯

晉趙侯少好諸術，姿形悴陋，長不滿數尺。以盆盛水作禁，魚龍立見。侯有白米，為鼠所盜。乃披髮持刀，畫作地獄，四面為門。向東嘯，群鼠俱到。咒之曰：「凡非啖者過去，盜者令止。」止者十餘，剖腹看臟，有米在焉。曾徒跣須履，因仰頭微吟，雙屐自至。人有笑其形容者，便陽設，以酒杯向日，（《異苑》曰作口。）即掩鼻不脫，仍稽顙謝過。著地不舉。永康有騎石山，山上有石人騎石馬，侯以印指之，人馬一時落首，今猶在山下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天竺胡人

晉永嘉中，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。有幻術，能斷舌吐火，所在人士聚觀。將斷舌，先吐以示眾。然後刀截，血流覆地。乃燒取置器中，傳以示人。視之，舌半猶在。既而還取，合續之，有頃如故，不知其實斷否也。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，中斷之。已而取兩段，合祝之，絹布還連續，故一體也。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，投火中，眾共視之，見其燒蕪了盡。乃撥灰，舉而出之，故向物也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鞠道龍

葛洪云：餘少所知有鞠道龍，善為幻術。向餘說古時事。有東海人黃公，少時能乘龍御虎，佩赤（赤原作步。據明抄本、許本改。）金為刀，以絳繒束髮。立興雲霧，坐成山河。及衰老，氣力羸憊，飲酒過度，不能行其術。秦末，有白虎見於東海，黃公以赤刀厭之，術既不行，為虎所殺。三輔人俗用以為戲，漢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陽羨書生

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，遇一書生，年十七八，臥路側，云：腳痛，求寄彥鵝籠中。彥以為戲言，書生便入籠。籠亦不更廣，書生亦不更小。宛然與雙鵝並坐，鵝亦不驚。彥負籠而去，都不覺重。前息樹下，書生乃出籠。調彥曰：「欲為君薄設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，奩子中具諸饌，海陸珍羞方丈，其器皿皆是銅物，氣味芳美，世所罕見。酒數行，乃調彥曰：「向將一婦人自隨，今欲暫要之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絕倫，共坐宴。俄而書生醉臥。此女謂彥曰：「雖與書生結好，（好原作妻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而實懷外心，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，書生既眠，暫喚之，願君勿言。」彥曰：「甚善。」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，年可二十三，亦穎悟可愛，仍與彥敘寒溫。書生臥欲覺，女子吐一錦行幃，書生仍留女子共臥。男子謂彥曰：「此女子雖有情，心亦不盡，向復竊將女人同行，今欲暫見之，願君勿泄言。」彥曰：「善。」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，年二十許，共宴酌。戲調甚久，聞書生動聲，男曰：「二人眠已覺。」因取所吐女子，還內口中。須臾，書生處女子乃出，謂彥曰：「書生欲起。」更吞向男子，獨對彥坐。書生然後謂彥曰：「暫眠遂久，居獨坐，當悒悒耶。日已晚，便與君別。」還復吞此女子，諸銅器悉內口中。留大銅盤，可廣二尺餘。與彥別曰：「無此藉君，與君相憶也。」大元中，彥為蘭臺令史，以盤餉侍中張敞，敞看其題，雲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。（出《續齊諧記》）

侯子光

安定人侯子光，弱冠美姿儀。自稱佛太子，從大秦國來，當王小秦國。易姓名為李氏，依鄴（明抄本鄴作鄂。）爰赤眉家。頗見其妖怪，事微有驗。赤眉信之，妻以二女。轉相扇惑，京兆樊綏、竺龍、謹（明抄本謹作嚴。）謹、謝樂等，眾聚數千於杜陽山，稱大皇帝。改元龍興，立官屬。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，子光頸無血，十餘日面色如生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